



利益算计
权力斗争

在朝鲜的十几年里，袁世凯结交了各种各样的人，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本土外来、三教九流都有。比如曾在朝鲜后来出任英国驻北京大使的英国人朱尔典，更重要的是，袁世凯的朋友里还一群不同于一般的朝鲜人，他们是分布在汉城以及其他城市的地痞流氓。

在这十几年中，袁世凯成功地将这些人笼络到麾下。当大清帝国的官员都自命清高不屑和这些人打交道的时

06

袁世凯耍赖欲回国

候，袁世凯却优待他们，真正做到了跟他们打成一片，成为接触底层最多也最有诚意的人，而袁世凯也有他的目的。

他的目的就是让这些人为他搜集情报。

《潜伏》里的谢若林说：真正有用的情报，就出现在街头巷尾。袁世凯也相信这一点，每一个流氓混混都是能为他提供日本人情报的眼线。

在日本人和开化党发动政变之前，他们的计谋是先设一场鸿门宴，以庆祝汉城邮政局落成成为借口，邀请袁世凯和朝鲜事大党人前去参加晚宴，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发难，将事大党和支持他们的袁世凯的力量一网打尽。袁世凯正要动身时，他接到了一个流氓朋友给他的警告，于是他派了自己的一个手下作为代表出席晚宴。当晚有十几个事大党人被杀死，而袁世凯成功躲过一劫。

所以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当日本大使以为他两句话就可以轻易骗过这位矮胖子，后来的某些书籍也认为袁世凯就这么轻易“上了日本人的当”之时，袁世凯心里在大叫：我了然！

那么如果袁世凯清楚日本人的阴谋，为何还要鼓动朝廷出兵？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袁世凯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：公私两便。

袁世凯知道：当朝鲜政局被东学党起义闹得岌岌可危时，出兵是继续保护大清国在朝鲜利益的需要，也是朝廷爱

面子的需要，兵是一定要出的。这就是公的方面。

而袁世凯一手促成出兵，这边鼓动朝鲜国王借兵，那边发电报让大清国对出兵放心，这个原因就是来自他的私心——也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个机会：他要回国！

形势已经让袁世凯明白：只有国内出兵，派来作战的将领，他才有可能被替换回国——实在不行还可以趁乱走人。反正这次他已经下定决心：必须撻挑子！必须回到国内。

当年6月底，朝廷已经派兵，而日本也已经派兵，在朝廷担心可能与日本开战，正考虑要不要撤兵时，袁世凯再一次写报告给国内的领导：与日本人吵架无意义，派军舰来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！

7月11日，与日本开战的气氛已经十分紧张，袁世凯向国内领导报告，他生病了，而且很严重，趁着还有一口气要落叶归根。

我们把他的这份报告翻译一下：领导，您不是不知道的，我老袁素有发烧症，最近开始拉肚子，昨夜又突发重症，头昏目眩，全身疼痛难忍，赶来的医生给我量了体温，说烧得厉害，不得不采用物理降温（敷冰块），这样我没有去见先帝！

在发完这封电报之后，袁世凯不等批示，赶忙将他的工作和职务全部移交下属唐绍仪。他鼓励唐绍仪好好干：

我是要死的人了，但岗位必须在，不能耽误工作，你就在这里建功立业吧，一定会大有作为的。唐绍仪接下了袁世凯的一切活儿，他向国内写工作报告时，在这份报告上特意加了一句“具体事项可等袁道到天津稍痊愈后面禀”。我们别小看这句话，这正是他老袁冥思苦想加进去的，他的算盘是：一旦国内没注意到这句话或者不作公开表态，他可就要拔腿走人了。

现实又一次打击了袁世凯，证明了领导是比他更精明的人，领导很快给了答复：袁毋庸调回，切不可径自赴津。这个答复居然是通过最高命令——奏请光绪皇帝的上谕发出的。

这是为什么？我在朝鲜十几年了，难道就不能挪窝吗？袁世凯十分想不通。

他只有最后一招了：耍赖。在接下来的电报里，袁世凯充分发挥了耍赖的本领：我已经病到这个程度，只有一死了，但是死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？伤心欲绝！可是，领导仍然无动于衷，摆明了让袁世凯死也要死在朝鲜的架势。

但此时的袁世凯，成天摆出一副随时准备去见先帝的样子，连唐绍仪也看不下去了，他主动打电报佐证：“袁道病日重，烧剧，心跳，左肢痛不可耐。韩事危极，医药并乏，留汉难望愈，仪目睹心如焚……”

（摘自《大清灭亡启示录（1894—1911）》作者 黄治军）



读《作家文摘》
品五味人生

阿丹看着医生，诚恳地说：“我是个演员，可是将近15年没上银幕了。近年来想拍的电影也不能如愿，唉，我阿丹命苦啊！我别无他求，只希望快点儿给我检查，没什么大病我就早点出院，再去拍几部电影……”

在赵丹住院期间，中、日两国的电影艺术家，要合拍一部故事片《一盘没

12

赵丹最后的日子(二)

有下完的棋》，影片里的主角中国棋王况易山拟请赵丹饰演，况易山的妻子拟请黄宗英饰演。当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汪洋同志的邀请电报时，赵丹特别高兴，他激动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医生，并要求尽快出院，去黄山修改剧本。

医生微笑着对赵丹说：“你现在还不能出院，需要在这里……”

赵丹一听急了：“为什么不能出院？好不容易有了这个拍片机会，我不能错过。”

“阿丹，你不能出院，真的，不能出院！”医生亲切而又严肃地说，“希望你能听我们的话……”

医生的态度这样坚决，这是赵丹没想到的，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：“我不能出院，是不是得癌症了？如果能手术赶紧给我手术，如果不能手术，我立刻就出院，能拍完这部片子也好……”

“你不要想那么多，你的病还要进一步检查，能出院就一定让你早点儿出院。我们还等着看你新拍的电影呢！”医生笑着安慰他。

其实，经过住院检查和专家会诊，赵丹的病已确诊，他患的是胰腺癌，已到了晚期。

当医生将阿丹身患癌症的情况告诉黄宗英时，黄宗英显得异常镇静，她轻轻咬着嘴唇，擦了擦眼泪，对医生说：

“请不要把诊断结果告诉阿丹，他实在可怜……”

赵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剧烈的疼痛日夜折磨着他，使他脸色更加苍白，身体更加消瘦，目光也变得黯淡了，他几乎不能下床了。

上海华东医院决定送赵丹去北京医院治疗。据说，北京医院有一种治疗设备，对晚期癌肿有一定的疗效。

在北京医院，阿丹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和护理，医院请了许多知名专家来会诊，期望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。可是期望毕竟是期望，阿丹的病情并没有好转。

死神日夜在他的病床边徘徊，随时都可能夺走他的生命。

一批批亲朋好友来看望他。

一批批新闻界人士来看望他。

一批批老观众和青年朋友来看望他。

国家领导人来看望他。

国际友人来看望他。

赵丹的病房里摆满了鲜花，空气里弥漫着花香，赵丹在这缤纷的花丛中，安详地睡着……

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。我不喜欢哀乐，我喜欢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，我喜欢……鲜花……”

黄宗英默默地低着头，擦着泪水。1980年10月10日凌晨2:40，赵丹告别了亲人，告别了朋友，告别了给他欢乐也给了他痛苦的生活，向另一个世界飞去……台灯发出淡黄色的光，映照满屋盛开的鲜花，贝多芬的《英雄》第三交响乐在轻轻地荡漾……孩子们在低声地哭泣。

黄宗英含着泪水说：“阿丹去见周总理和老朋友们了……阿丹去拍夜戏了……”

美丽的花朵低下了头，默默地致哀！新华社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……英国伦敦主办“中国电影周”的友人，送给赵丹的花篮里的花，仍开得那么鲜艳，每朵花都含着深情送赵丹上路……赵丹的苏格兰好友白霞女士，流着泪写完了特写《阿丹欢聚去》……他的日本老朋友高峰秀子，从东京带来的名贵糕点，还没有来得及拆封……作为一个演员他毕生塑造角色，而时代也塑造了他自己，阿丹是在知心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殷切的期待中，落下生命之幕的。

（姜金城）
（摘自《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》）